

试论弱势儿童勇气培植

汤万松^{1,2}

(1.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 长沙 410081;2.湖南工商大学 体育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由于环境或个体原因,弱势儿童群体在情绪情感、自我意识、行为能力和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普遍存在勇气缺失问题。弱势儿童群体勇气培植需要在加强自我认知、创新教育模式、引导发展内驱力以及营造良好氛围等方面着手,推动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关键词:弱势儿童;勇气;培植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6-0018-05

国家历来重视弱势儿童及其教育,在多个政策文件之中对此有明确规定。《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要求为孤儿、贫困家庭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提供更多的关怀和救助;《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指出,促进贫困地区儿童发展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关注弱势儿童健康成长是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领域,培植弱势儿童获得与正常儿童一样的生活、学习勇气是弱势儿童发展的基本前提。

1 弱势儿童勇气研究现状

生理机能、心智成长和情感依赖等方面的不成熟,与其他人群相比相对较为脆弱的人群被称为弱势人群。“一般来讲,弱势儿童主要是指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原因,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不利处境,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1]《儿童权利宣言》认为,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不完善,需要在孕育及养育期得到特别关注和保护。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本身就处于弱势,事实上还有一部分儿童

由于其生活抚养环境不佳、个体身心健康问题或者被家庭社会歧视等原因,成为同年龄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国外对弱势儿童的界定并不明确,部分研究常常以OVC定义这类儿童,即孤儿和脆弱儿童(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专指那些处于诸多不良因素当中,较普通儿童更为容易受到各种伤害,进而妨碍其身心健康和终身发展的边缘儿童群体^[2]。在欧美地区,对于弱势儿童勇气培植的研究主要依据全纳教育理论展开,以弱势儿童和普通儿童的相互融合为常见取向。俄罗斯提出的体育和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有利于儿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儿童顺利通过劳卫制测试(ГТО)提供可能,同时也有利于儿童坚忍不拔意志品格的形成。美国则实施对弱势儿童补偿教育机制,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组织运行体系。

国内对弱势儿童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尚未形成权威、统一的标准。一般将其分为社会性弱势、家庭性弱势、机构性弱势和个体性弱势四大类型。教育领域的弱势儿童通常包括贫困儿童(含农村和城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女童、孤残儿童、自闭症儿童等亚群体。以往所探讨的弱势儿童群

收稿日期:2020072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BA123);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汤万松(1983-),女,湖南桃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学校教育、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体,仅限于身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儿,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各类问题,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以及生活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被拐卖儿童和因艾滋病致孤儿童数量也日益增多,其发展状况与教育逐渐进入研究视野。和普通儿童相比,弱势儿童群体在经济状况、生活环境、情感关怀、健康保障以及教育条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失,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健康快乐成长。

勇气是个体在活动过程中所表现的果断性和积极主动性心理特征,与退缩、害怕、犹豫、胆怯等心理状态相对^[3]。勇气的界定大致可分为特质取向和行为过程取向两种。关于勇气如何产生,人们为什么做出勇敢行为等问题的探讨,集中于从勇气发生之前怎样决策、发生过程中受哪些因素影响、发生之后如何评价三个角度寻找答案,形成了勇气的决策理论、多因素模型以及评价理论。关于勇气的测量,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伍达德-普瑞勇气量表、优势行动价值量表、诺顿勇气问卷、运动勇气量表。国内研究在勇气测量本土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吴沙编制的《大学生勇气问卷》、李林兰编制的《中国人勇气的心理量表》,程翠萍、黄希庭编制的《中国人勇气量表》都较好地体现了中国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特征。已有研究主要探讨年龄、性别、正强化、情绪、外倾性人格等因素对勇气的影响,认为勇气对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起重大作用^[4]。Biswas-Diener认为勇气贯穿儿童成长的全过程,用“勇商”(courage quotient)衡量青少年的勇气水平,并开发了克服恐惧、保持毅力的课程来帮助培养青少年的勇气。

总的来看,运用培植勇气的方式来促进弱势儿童健全成长,在国外已引起较多研究者的关注,并且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路径,但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2 弱势儿童勇气问题及成因

由于家庭环境、经济水平、抚养条件、学校教育或者身心残疾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情感关爱、社会保障、援助救济的缺位,弱势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与正常儿童群体相比受到更多的制约,导致他们可能无法正常融入集体和社会当中,对外界产生强烈的畏惧感和不信任感,从而在情绪情感、自我意识、行为能力、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缺乏

勇气。

2.1 情绪情感消极

国内外很多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弱势儿童在情绪情感方面都有明显缺乏勇气的表现。具体来说,农村留守儿童常常表现为孤独、怯懦、恐慌和脆弱;城市流动儿童则普遍内向、胆小、抑郁、少语^[5];而单亲儿童或者孤儿则比较敏感、自卑、孤僻、忧惧。究其根源,就是由于父母不能经常陪伴和照顾,家庭抚养方式错误或抚养人教育观念落后,对这些儿童的情感关怀不够,或者因家庭贫困、生活水平低,儿童长期处于幸福感和安全感缺失的状态,从而导致其在情绪情感方面无法宣泄和表达所形成的心理后果。

2.2 自我意识缺失

弱势儿童在自我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常常表现为自我否定和自我轻视。因为经济、家庭和身体状况影响,弱势儿童在自我认知和与他人比较中,一般会下意识地将自己放在较低位置。部分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很多都缺乏追求梦想的勇气,否定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单亲家庭儿童和孤儿大多将自己摆在一个天然弱势者的位置,缺乏进取心和自我包容心,同时心理较为敏感,对外界始终处于高度防备状态甚至敌意;而身体残疾或者疾病(如艾滋病)儿童普遍有自尊感缺乏的问题;贫困儿童、流动儿童则很多都对自己的社会、家庭、群体地位充满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甚至还会蔓延至对自己智力水平、形象样貌、特长才能的否定和轻视。还有一些弱势儿童,不仅仅对自己持否定态度,还会不自觉地将家庭和周遭的问题和不幸归咎于自己,进一步加重其自卑和自责心理。这种状况与弱势儿童自身的弱势意识固化和社会、家庭歧视密切相关^[1]。

2.3 行为控制较差

在行为能力方面,弱势儿童常常因为抚养教育环境和家庭条件的影响,使得他们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偏弱,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与调节,不能形成协调均衡的勇气人格^[7]。主要表现为在家蛮横霸道、行为偏激,出门则怯懦畏缩、举止失措,尤其是留守儿童和单亲儿童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有很多学者认为,弱势儿童这种行为能力方面的勇气缺乏,很可能是由于畸形溺爱或教育不当所致。

2.4 人际交往怯场

弱势儿童的勇气问题还普遍表现在人际交往方面。弱势儿童自身和家庭条件的原因更加容易受到同龄人的疏远、排斥、歧视或嘲笑甚至欺凌,同时自己内心敏感、自卑、脆弱,于是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就是孤僻、不善言辞、远离集体,无法融入群体。另外,出于自我保护的潜意识影响,他们对周遭的善意抱着怀疑、拒绝甚至抵触心态,自我封闭于自己的世界之中,不愿走出来面对现实的美好。

3 弱势儿童的勇气培植路径

面向弱势儿童常用的心理干预方式主要包括医学干预、学校干预、家庭干预和社会干预,医学干预往往从心理疾病的角度来进行治疗和矫正,社会干预主要用社会救助和社区帮扶的方式进行,最主要且最有效的方式是学校与家庭干预^[7]。勇气培植不仅是医学干预能够完成的任务,而且需要多种力量、多类主体共同引导弱势儿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不断融入正常群体的过程中得到强化。

3.1 促使弱势儿童建立恰当的勇气认知

对于弱势儿童而言,勇气应是以善良为前提的,或者说善良应是勇气的原始驱动力。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遭遇恐惧时,才会形成真正的勇敢。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就是一种积极、善良的价值取向,才能成为勇气精神的原发力量。因此,培植弱势儿童勇气时,我们要将这种美好、积极、向上的素质品质培养作为善良之勇的前提,而不是放任鼓励那种自私、偏激、狭隘的损人利己之心。

勇气必然与智慧相融,才能构建全面发展的人格。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要成为优秀的人,智慧、仁爱与勇敢三者应相辅相成。我们认为,要培植弱势儿童对勇气的正确认识,必须要让他们明白智慧和勇气的交融关系,教导他们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和思考决断能力以提高自己的智慧之勇。

对弱势儿童进行勇气教育时,还要防止他们陷入冲动鲁莽为勇的误区。勇气精神是审时度势、谨慎权衡后的果断和坚定,而非不经思索盲目行动的匹夫之勇。弱势儿童在生活、教育和社会环境中,可能遭遇一定的不利对待,我们应锻造其

健全的勇气人格,不卑不亢、进退有据,理智做出正确应对,从而形成这种稳重之勇。

培植弱势儿童勇气首先要建立他们对勇气的正确认识,要引导其将善良之勇、智慧之勇和稳重之勇合而为一,进而融入行为和实践中的。

3.2 创新弱势儿童的勇气培植模式

说教从来不是教育的全部和最有效的方式,仅仅凭借说教和灌输是不可能实现弱势儿童勇气培植的。必须要充分引入和利用校内外各种新资源,创新多元化的教育新模式,开发运用新途径和新手段,来推进面向弱势儿童的勇气教育。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强化课堂教学。学校教育的主体方式就是课堂教学,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也是课堂教学。培植弱势儿童勇气不能放弃课堂这个主阵地。教师在基于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过程中,可有目的地倾向弱势儿童,尤其是在教学内容中穿插勇气的知识、典故和事例。通过构建学习氛围和场景,让弱势儿童感受到勇气的魅力和理性所在,形成对追求勇气的崇敬与向往,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自己的行为。

二是拓展课外活动。培植弱势儿童的勇气,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还应拓展到课外活动,才能使教育过程更为生动形象、有声有色。要将勇气的内容与课外活动有机结合,让弱势儿童在理解和接受勇气的同时,得到实实在在的实践锻炼和行为塑造。学校和教师要专门根据弱势儿童的特点,科学设计课外活动形式,如“我是小大人”亲子角色互换活动,“勇气杯”校园文化艺术节、“寻访红色印记,传承革命精神”社会实践活动等,让弱势儿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将勇气的理念精神和行动自觉深植于心中。学校和教师要想方设法开辟渠道、引入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为弱势儿童的成长创造更为广阔的天地。

三是融入育人过程。教书育人是学校和教育者的天职,培养弱势儿童的勇气,就要将其融入育人整体过程,在教育活动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活动都有意识地与勇气培植相联系,从而让弱势儿童在这一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形成勇气精神。

3.3 引导弱势儿童的勇气实践活动

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勇气的培植,不是通过居

高临下的说教和灌输就能成功的,这种方式即使能产生一时的表面效果,也必然无法长久保持。因此,弱势儿童勇气培植,要注重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更要引导弱势儿童形成践行勇气的自我驱动意识,充分遵循弱势儿童的特点和未成年人教育的规律,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成为其性格特质而终身受益。

引导弱势儿童形成践行勇气的主动性。培养弱势儿童的勇气,关键在于使其落实到自己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的行动当中去。如果我们的育人行为仅仅让他们的勇气意识停留在认识层面,那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不能把孩子当作一个盛装物品的器皿,仅仅只是将勇气精神灌输给孩子,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弱势儿童类别和特点,有区别地加以引导教育,使其主动践行勇气^[8]。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自觉将勇气精神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行为活动,并坚持延续下去。也就是说,要让这些孩子学会驾驭勇气,而不是被勇气驾驭,能够将勇气作为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一种优势特质,而不仅仅是对勇气的机械性维护和盲目性屈从。

引导弱势儿童形成践行勇气的自我追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发展最终指向自我实现,而不仅仅停留于现实满足。弱势儿童勇气的培植,应形成对自我终身发展的超现实追求。要引导他们在树立人生远大梦想的基础上,理解勇气对梦想实现的助力甚至是主力作用,让其把勇气和人生目标实现相贯通,以此获得追求自身勇气的精神力量和行动能源。在这一点上,教育者要以关爱弱势儿童的情感为基础,对留守儿童、贫困儿童、孤残儿童、身体心理疾病儿童进行差异化引导,根据不同情况鼓励他们建立不同的人生目标,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勇气培植策略。

3.4 营造弱势儿童勇气培植氛围

培植弱势儿童勇气光靠学校和教师是远远不够的,社会氛围的营造也非常重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同时各种文化现象和多元意识形态正不断影响着包括弱势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这些文化现象良莠不齐、雅俗难辨,如最近充斥于网络的所谓“佛系文化”“丧文化”,其特点就是消极被动、自我退缩,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想法主导下的人,很难再有攻坚克难、积极奋斗的勇气精神。然而,这些消极文化不会因为弱势儿童就自我屏蔽,反而因弱势儿童

性格心理的高可塑性,更易被其误导^[9]。因此社会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采取多种手段,营造培养弱势儿童勇气的健康氛围。如在电视和网络信息上,可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采取节目分级制度,什么级别的节目适合弱势儿童观看,什么级别的不适合,要标注清楚,甚至可根据登录用户情况自动识别和归类。要确保将弘扬正能量,宣扬正面、向上、勇敢、美好的信息传导给弱势儿童,让他们的心里时刻充满阳光,时刻以积极向上和勇敢无畏的心态面对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挫折。

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扶贫攻坚事业等,只要主办方有意识地加以重视,实际上都可为弱势儿童勇气培植营造好的氛围。比如,一些社会组织在举办各类公共活动时,可着重对弱势儿童进行帮扶并吸引其关注和参加,让他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爱,唤起面对生活困境的勇气。社会组织可以举办针对弱势儿童的专项活动,帮助家庭教育正确发挥作用,树立弱势儿童勇气培植的典型,推动弱势儿童在社会交往扩大过程中获得自信、培养毅力,有效将外界的压力和推力转化为自身成长的动力。

要将弱势儿童勇气培植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勇气只是心理表现的一个方面,但会在很大程度影响儿童个体的心理发展方向。心理健康教育首先需要推动弱势儿童克服因处境相对不利所导致的对自身环境和自身能力认识恐惧,通过专职心理人员的引导、帮扶,在反复的心理调适过程中逐步学会与人相处、学会克服困难、学会面对挑战。其次是要形成长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分析问题主要成因,根据社会条件变化情况和弱势儿童群体特点形成针对性明显的教育措施,特别是要对儿童勇气发展的曲折性特点有清晰的认识。三是要形成教育全力,打造社会、学校和家庭共享的数据平台,区分儿童成长经历中偶然问题与弱势儿童群体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把弱势儿童勇气培植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的重要内容和环节。

综上所述,弱势儿童勇气的形成,需要教育者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和全过程的培育,需要以家庭教育作为基础,需要社会的关爱和氛围营造。学校、社会、家庭三者形成合力,为弱势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

参考文献:

- [1] 刘云艳,程绍仁.公共治理逻辑:弱势儿童教育发展的社会协同机制建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82-88.
- [2]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的人格教育[M].彭正梅,彭莉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 卡利斯托弗·彼得森.积极心理学[M].徐红,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 [4] 程翠萍,黄希庭.勇气:理论、测量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4(7):1170-1177.
- [5] 申继亮,刘霞.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心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6] 陈家斌.弱势儿童教育的基本经验[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1):8-10.
- [7] 杨冰.社会协同关怀与弱势儿童群体社会适应能力发展探究——评《弱势少年儿童群体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特点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9(7):140.
- [8] 于丽君,傅淳华.论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勇敢德性的培育[J].中国德育,2019(14):24-27.
- [9] 余小鸣.弱势儿童及其心理健康与应对策略[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4(6):563-565.

On Cultivation of the Courage of Vulnerable Children

TANG Wansong^{a,b}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b.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huge special group of children — vulnerable children in China. Due to environmental or individual reasons, these vulnerable children generally ha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courag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emotion, self-awareness, behavior 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 boost the courage of vulnerable children, educator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self-cognition, innovate the education mode, guide them to develop their inner power, an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etc. What's mo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forces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to help vulnerable children to increase their courage.

Key words: vulnerable children; courage; cultiva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